

黑 掌 柜

这天，县供销社接到一封群众来信，上写：

负责同志：

六月五日，我老婆到你社刘集分销店买酒，店里收下一斤的钱，只给八两酒。象这不足斤两的事，似乎有过好多次。过去我没大注意，现在记不清了。

丁庄社员 丁芒种

供销社刘集分销店是个一人店，经理、会计、售货员、炊事员……都是王秋分一个人。县供销社讨论这个问题时，人们有两种意见：一些人认为王秋分有贪污嫌疑，最少是工作不认真；另一些人不同意这个看法，他们说王秋分不是那号人。

既然看法不同，当然各有理由。认为王秋分有问题的理由是：

第一，他虽是店员出身，但解放前他曾随店老板出外做生意，赶五集。那时他常说：做生意的是“巧嘴行艺，黑手经商”。现在看来，一定是沾染了旧习。

第二，从前，这个分销店是两个人。后来，因为工作需要调走一个。那时，本打算再给他配上一个，可是他

说：“给国家省个人吧，我误不了差事。”当时，别人都是要求增人，闹得人事部门挺伤脑筋，他却主动要求少配人，当时认为这是他的一种好表现。现在看来，他也许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。

第三，据说，他还不断贩卖东西，大概他是借着公家的名义，在“公私兼顾”地作黑买卖。

反对这些意见的人，也有三条理由：

第一，王秋分是穷人出身。年轻时，他曾给地主扛过二年活。后来，因为受不了地主的气，辞活不干了。回到家，种庄稼没有地，为了顾嘴，才求亲告友凑了点钱，买了份礼，到城里一家杂货店当上学徒。当然，在那人吃人的社会里，他为了活下去，难免沾染上旧商人习气，这都是可以理解的。

第二，解放后，尤其是他参加工作以后，他的进步很快。在工作中，他肯卖力气，立过功。近几年来，几次评比竞赛，他都被选为红旗手。最近，他又写了入党申请书。这一切，都说明他在不断地进步。

第三，许多群众这样反映：他工作中勤勤恳恳，处处为群众着想；大公无私，办事毫不马虎，人称王包公，又因为他长得黑，称他黑掌柜。再从月报表上看，他的成绩也是突出的。总之，象他这样的人，不会做出见不得人的事……

两种意见，截然相反。谁是谁非，一时难辨。于是，确定先派人深入下去调查研究一番，然后再作决定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这项调查任务落到我的身上。我来

县供销社工作，时间还不长，还不认识这位黑掌柜。据说，这也能算个有利条件，事先没成见，不容易有偏见。这说法，有理没理咱先不去管它，反正这项任务非得我去完成不行。于是，我起个大早出发了，打算在日出之前赶到刘集，免受日晒之苦。

我走在路上，远处的景物还看不清楚，只有眼前的麦田被黎明的曙光一映，金黄一片，荡漾着水一样的光波。在麦田边上，时而出现一堆堆的黑丘，那是人们为夏播备下的肥料。

我赶到刘集时，天已大亮，分销店已经开门营业，门前站满顾客。售货员五十来岁，粗高个儿，黑脸盘，高颧骨，妈妈嘴，当然这就是黑掌柜了。他总是满面带笑地站在柜台边，热情地招迎着盈门的顾客。

“黑掌柜，我来点斜纹布。”

“有。”黑掌柜回手拿过一匹黑斜纹布，又向那位留八字胡的顾客说，“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这是头等好货，今天早晨才取来的……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买黑色的？”

“嘿！老哥，你老两口子没有儿女，买别的颜色去给谁穿？”黑掌柜说着把布匹打开，“要多少？老哥！”

“七尺半！……”老汉话刚落地，只见黑掌柜一手抓住布头，一手拿尺量布，胳膊伸了几伸，嘶啦一声，布撕开了。那个快劲儿，就像变魔术一样。

老汉刚离柜台，另一个顾客还没来得及说话，黑掌柜一伸手接过那人的竹篮说：“老弟，要多少？”

“二斤。”

“点钱！”黑掌柜说着，伸手从缸里挖了两碗食盐，一过秤半点不差，便倒在篮里，真是麻利神速，一手递篮一手把钱接过来。接着用指头一捻手中的钱票，大小三张票成了一个扇子面，说：“对啦。”

“不对，我不买盐……”

“少说笑话，别人还等着下地呢！”黑掌柜说着，又把另一个顾客手中的瓶子接过来。

“你要是提篮不买盐，那得太阳从西出！”一位顾客插嘴说。买盐人一缩脖子，笑咧咧地走了。

我惊讶地望着这些情景，心里暗暗佩服起黑掌柜来。我佩服他对消费者的情况了解得那样透彻，也佩服他这种熟练劲儿，给顾客节省了许多时间。奇怪的是：尽管他量布称盐飞快……顾客们对斤两、尺码确都没有怀疑的意思。

不大一会儿，几十位顾客都称心满意地走了，门市上冷落下来。黑掌柜扯过一块毛巾，一边擦着头上的汗，一边向我问道：“什么时候来的？屋里坐坐吧！”我应声走进去，他一拍板凳让我坐下，又回手拿过暖壶，一边沏着水，一边问：

“到村里有事？”

“嗯。”我顺口应了一声。

“住在谁家啦？”

“刚到——还没住下。”

“那就住在我这儿吧，公社祁书记、县委刘部长……”

都在这儿住过。”黑掌柜说着递过一把钥匙，又说：“你一把，我一把，咱互不干涉。但有一件，你得帮我照顾照顾买卖。要不，就要收你的钥匙，嘿嘿。”

他这一阵，闹得我懵头转向，这人怎么这样实在？还是他对国家财产太不负责任呢？我住在他这儿，当然对我的工作是有利的，于是我便把钥匙接过来。

我和他打趣地说：“你把大权都交给我，信得着哇？”他笑笑说：“老弟，我信不着副主任还信着谁？”我惊奇地问道：“过去咱们没见过面，你怎么知道我是副主任？”他说：“没见过面？你忘啦，半个月前，你刚到县社上任不久，在路上碰上了我，那时我正挑粪，你问：‘你们挑粪是计件还是日工呢？’我说：‘工拨工。’你问：‘怎么工拨工？’我说：‘生产队进城拉化肥的大车给我捎货，我给他们往地里挑粪。’这时，正巧县商业局赵局长迎面走过来，热情地和你打招呼、握手。事后我问了问赵局长，她说你是新来的县供销社副主任，她还当我们已经认识了昵，其实，那才是我们头一面……”

“噢！你的眼力真好，只见过那一次面，你还记得这样清楚……”我的话没说完，黑掌柜抢过去说：“工人靠手艺，买卖凭眼力，要没有这点起码的本事，老百姓的饭碗要不让端喽！”说着说着，他咯咯地笑起来，笑得那个响劲儿赛铜钟一般，要不是他鬓尖上那几根白头发，谁敢说他是年近五十岁的人了昵！

我们说着话，黑掌板已把货郎挑装好。他拿起两个大窝头往怀里一揣，向我说：“老弟呀，要吃饭自己做，这



儿是米，那儿是面……”他指指点点地说了一阵，挑起货郎挑就往外走。我忙问道：“你干什么去？”他说：“我去串乡送货。”我说：“你吃过饭再去多好！”他说：“那时人们就都下地啦，串乡送货非堵饭时不行。”

黑掌柜走后，又来了几位顾客。我本着他让我帮着照顾照顾买卖的嘱托，便按着黑板上写的牌价售了货。

早饭后，随着吱呀吱呀的竹扁担的响声，黑掌柜串乡回来了。他那两只货筐里的货物都卖光了。可是筐并没空着，里边又装了些破破烂烂——耒脚呀，犁钩呀，耙齿呀……简直什么都有。我想：也许这就是他自己经营的小买卖吧，因此，我故意装作不注意的样子，没问什么。

黑掌柜向货架子上扫了一眼，坐到账桌边，戴上老花眼镜，提起笔，向我说：“来呀，事忙先落账，免得后思想，报吧！”

“咦！你怎么知道我卖货啦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货少了嘛！我怎么会不知道呢？”

“少了什么？”

“哈哈，要考考我！好吧——”黑掌柜说着走到货架子近前，拿起一匹布掂了两掂：“这样少了一丈多！”又拿起一匹掂了两掂：“这样少了七、八尺！”他弯腰又提了提酒篓：“酒少了五、六斤！”

我听了觉得真神，抱着好奇的心理又逼问道：“五斤，还是六斤？”

“呀！你真想要我的好看哪？”黑掌柜笑哈哈地说着，又重新提起酒篓用心地掂了一阵：“五斤半。”

“你猜错了 四斤半！”我故意这样说。黑掌柜又用另一只手提起酒筭，掂了一阵说：“那是你看错了秤，我说的错不了！”

我连连赞叹他的本事。他说：“买卖人嘛，手是戥子眼是秤，心眼儿就是定盘星，没有这点本事，算得上什么买卖人呀？”

接着，他还是要我报账。我递给他一张纸说：“都记在这上边，你誊到账本上就行了。”他接过纸去，一瞅就皱起眉来，问我道：“这五斤半酒都是谁打去的？”我说不知道。他又问：“这一丈二尺蓝布是谁扯去的？”我还是不知道。我问他：“账上还要写上买主？”他说：“要写”。我说：“写这个有什么用呀？”他说：“这有三个用处 第一 能知道谁家买了什么，还缺什么；第二，能知道各家对各种物品的消耗量，我们好安排进货量；第三……”

我们说话间，门外忽然响起脚步声，接着是一阵叫喊：“黑掌柜！黑掌柜……”

一个小伙子闯进屋来，黑掌柜笑哈哈地责备道：“我说二楞呀二楞！你有啥急事等不到屋里再说？嚎什么呀？”

二楞摸着脖子，憨笑着说：“俺们队长派我来拿犁钩的。”

“犁钩？买不到。”黑掌柜说，“求你给买个大耪脚你当耳旁风，知道要犁钩啦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？”

“哎呀，黑掌柜呀黑掌柜，你真冤枉人！我为给你买大耪脚，三姨家、二姑家都跑到啦，有的人家是确实没有，

有的人家有，可是自己要用……”

又一个小伙子一头钻进来，插嘴说：“黑掌柜，给我们买的耙齿怎么样了？”

“耙齿嘛？嘿嘿……”黑掌柜还没说完，忽然外间屋里有人喊了一声：“黑掌柜，这是给我们买的大耩脚吧？”这一声喊，把这两个小伙子也引过去。他们凑在货筐近前，一个挑出犁钩，一个挑出耙齿，都乐得蹦起来。

“喂 账怎么算呀？”临走 他们问黑掌柜。

“还是老规矩。”黑掌柜指点着说：“这犁钩是王庄生产队的，一块八毛三；这耙齿是王庄刘前山的，每根一毛……”

他们走后，我指着筐里剩下的那些“破烂”说：“这些玩艺儿销路好快呀！”

黑掌柜说：“这么余缺一调剂，一方面把无用死物变成活钱，一方面花钱不多，满足了生产需要，这如意买卖两全其美……”

午饭前，黑掌柜又出发送货了。临走前，他把账本交给我，要我售出货以后照他写的样儿往上写。等到黑掌柜出了门，我揭开账本，越看越笑。他这账，既不是新式的簿记账，也不是老式的条条账，而象一本日记。比如，一开头写着这样一笔：

“4月1日，狗他娘买花布一丈，收洋叁元伍角。这老太太省吃俭用，听说她买布是送给她未过门的儿媳的。”

掀过一页，还有这样一笔：

“4月2日，庞庄生产队长买大镜子两块，收洋七元八

角。这是非生产性开支，可以不买，我劝他，他不听，决定见面时再同他说说……”

我正低着头看账，忽听进来一个人，就问道：

“说吧——买什么呀？”

“副主任！我……”

我一听声音很熟，猛地抬起头来，一看，原来是信用社主任来了。

他说：“我听说你住在这儿，特地就近来跟你商量一件事情。”事情商量定了，我说：“我问你件事情，听说你和丁芒种是老表亲，可以把他的情况对我介绍介绍吗？”他说：“当然可以喽，他那人是个有柴一灶有米一锅的手。因为他不会过日子，两口子断不了吵吵。后来，他老婆想了个办法：每次买东西就从中扣几个钱，存到信用社，现在已经存了三十多元了，他还不知道呢……哈哈，你看我三句话不离本行，说来说去，说到我的业务上来了！”

晚上，我去找生产队干部研究了一番供销社如何支援农业生产的问题，又串了几家门子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。分销店还没上门，灯还亮着。黑掌柜还在两手忙个不停，只见他把钱都分成把，把糖都包成包……

我问：“这些事，用得着打夜作忙吗？睡吧！”他说：

“明天是集日了，不早准备好，顾客们又得站在烈日下排成长队等着！”我一听有理，便说：“我也帮你的忙。”他说：“不行。把式要个架儿，商品要个样儿，这活我干惯了，你累啦，你去睡吧！”

夜间，我一觉醒来，见柜台上还亮着灯，坐起来一瞅，

黑掌柜正在摆弄盐。只见他挖起一碗在手里掂掂，然后又倒在秤盘里称称；再挖起一碗掂掂，又倒到秤盘里称称，这样一次又一次，无数次地倒腾着。我问：“现在又没人买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练习练习。”我说：“你熟得都神啦，还想练到什么程度？”他说：“熟是练出来的，把式要常踢打，算盘要常拨拉，这一着一天不练也就摸不准！”

我不知黑掌柜是什么时候睡的。我早晨睁开眼的时候，窗纸刚发白，黑掌柜已经起来打扫门市前边的街道了。这时街上已经有了人，接着窗下传来这样的对话：

“黑掌柜 有黑线不？”一个女人的声音。

“有。”

“黑掌柜 有缰绳不？”一个男人的声音。

“有。”

又听黑掌柜问：“丁芒种，怎么不派你老婆来打酒，自己来啦？”

“我不是来打酒的。”

“你提瓶子不打酒，我不信！”

“真的！我给别人捎醋……”

“你还要买点什么呀？”

“什么也不买，我来向你道歉的！”看来，丁芒种是个拾得起放得下的人，他张开大嗓门：“黑掌柜呀，我对不起你呀！咱就当着大伙说说吧，从前我老婆给我打酒，她每次打八两向我报一斤，那二两的钱她攒着，攒多了就存信用社，这事我一直不知道。后来我自己打了一回酒，才发

觉她每次打的酒都不够秤，就以为是你欺负她，给县供销社写了封信，告了你。后来我老婆知道了这事，说我冤枉了好人，才向我说了实情……黑掌柜呀，也许你为这事挨了批评。这都怪我，我向你道个歉，然后我再去县供销社找社主任检讨……”

“你甭去县社啦，县社副主任就在这屋里。”

“真的？”丁芒种一头闯进屋里，向我说：“副主任，我来作检讨……”

“你不用检讨啦，你刚才说的，我都听到啦！”我说，“你今后学着勤俭一点，比检讨还好！再跟你老婆说说，往后存钱，两人先商量，别再这么办，免得让人误以为供销社少给了份量！”

“副主任放心！我一定办到。”丁芒种又转过身去说：“黑掌柜，我请你当个检查员，行不行？”

“行啊！”黑掌柜说，“咱这叫‘仇人’变朋友啊！”

人们又笑了一阵。这笑声，掀起了又一个繁忙集日的序幕。

1962年8月

公 社 书 记

我从城市下放到农村，分配在公社里做宣传干事。今天上任。

公社办公室里冷清清的，只有秘书一个人，正在洗衣裳。他待人很热情，一面给我倒水，一面向我介绍书记是谁，社长是谁，谁管组织，谁管民政……

我问他：“他们都干什么去啦？”

“全下队啦。”秘书指着电话机说，“算叫它把我的后腿扯住啦！”

我一见秘书很风趣，便指着盆中的衣裳半开玩笑地说：

“它可感激你哩；要不，哪有时间……”

“感激？唉，你把衣裳洗了，还得顶着挨顿批评！”

“挨批评？谁批评？”

“项书记呗！”

“呀！洗个衣裳也批评？”

他已察觉我们说到两下去，笑了两声，解释说：“这衣裳是老项的，忙得他半个夏天也没顾上洗一回！不，老天爷给他洗过几次！”秘书说着，嘎嘎地笑起来。

“项书记什么时候下去的？”

“今天早上，”秘书一边洗着衣裳，一边回答说，“昨天

晚上赶回来，向县委作了个电话汇报，今天起早看了一阵文件，又下去了。”

“他到哪儿去啦？”

“那我得看看，”秘书走到屋门口，往东南墙角一望，回头说，“上南部去啦。”

东南墙角上只有一间破草棚子，他望望那儿，怎么就能知道书记的去向？精明的秘书大概看出我正为此纳闷，主动解释道：

“老项有个习惯，南去准扛猎枪，北去准背粪筐。现在猎枪不在粪筐在，没问题是在南去了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你听我说呵，北部有条公路，车马多，粪多，背上筐，走一趟，准能闹个满载；南部有片黄土岗，草多，洞多，野物多，扛上枪，走一趟，保险不空手。”

“那咱们可以经常吃上肉了？”

“哪里！都送到敬老院里去了。”

我是个打猎迷，又乘兴问道：

“书记的枪法怎么样？”

“百发百中，全社第一。”

“他什么时候练的这一套？”

“那我也说不清，”秘书从盆中抄起衣裳，一边拧着一边说。“我来这社，才刚出满月几天；再说，总是他在下，我在上，见面的机会不多。”

这时，我恨不能一下子见到项书记，一来让他布置工作任务，二来也赏识一下他打猎的本领。可是，秘书说：

“项书记什么时候回来说不定。”又向我建议说：“他不来，你也没事干；我看，你干脆去找他吧！”

“到哪儿去找呀？”

“南部村子不多，大小只有六个……”

“我不认识项书记呀！”

秘书指指自己的嘴：“不有它吗？只要你一问，庄庄村村，不论大人孩子，没有不认识他的！”

我离开公社，走出村子，顺着杨柳成荫的机耕道，一直向南走去。大道两旁的庄稼，高高低低，墨绿一片；高粱没了人，谷子正齐腰，花生罩住地，棉花搭着梢……天晴地湿，风吹禾摇，一洼一洼都是丰收景象。我听见一伙干活的社员们，好象是在议论项书记，就势问道：“喂！借光，你们见到项书记没有？”

“见到啦！刚过去，到方庄去啦，”一位快嘴姑娘指手划脚地说，“你顺着机耕道，一直往前走；过了扬水站，向右拐；到菜园西头，再向左拐；登上黄土岗，就望见方庄的果树园子了。你要走快点，也许半路能撵上他……”

在姑娘说话的同时，还有几位老汉插言插语，热情地向我介绍书记的长相和衣着。不过，我都没有用心听，一个公社书记的模样，我是可以想象出来的！

于是，我谢过众位，按照姑娘指点的路线，加快了步伐。

又走了一里多路，见路边蹲着一个人。这人三十多岁，农村干部打扮；鞋帮上、裤腿上沾了些泥土，显然是刚刚干完了活；他怀里竖着一支长筒猎枪，蹲在那儿正对着

一棵棉花出神，象是在研究棉花的生长情况。看样子，这人就是项书记了。我暗自赞叹：“项书记可真朴素呵，不愧为劳动农民出身的干部！”

“项 项……同志 你是项书记吧？”

那人见我打招呼，歪过头来，打量我一眼，眯笑着说：“对了一半儿！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姓项 可不是书记！”

接着，他问我是哪里的，为啥找项书记。我告诉他以后，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，并自我介绍说：“我是这社的副社长。”他又告诉我：方才，项书记在那边和社员们锄了一阵地，又来这边和他研究了一番棉花生长情况，对棉花的中期管理提出一些指导意见，然后才往方庄去。副社长说到这儿，向南一指：“现在他过不去黄土岗，你赶快追吧，他……”副社长还想说些什么，我顾不得再听下去了。

来到黄土岗，并不见项书记的影儿。前面只有一位推车的老汉。这老汉，标准的老农打扮，头上戴着一顶破草帽，露在帽圈外边的头发已经斑白了。肩上搭着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褂子，整个脊背一个色，又黑又亮，闪闪发光，好象涂上了一层油。下边的裤脚卷过膝盖，毛茸茸的小腿上，布满大大小小无数个筋疙瘩，被一条条高高鼓起的血管串连着。脚上没有穿鞋，脚板上的老皮怕有一指厚，有时扎上点什么，只见他稍一停，脚板在地上搓一下，又走开了。后腰上插着旱烟袋，烟荷包搭拉在屁股上，象钟摆似的两边摆动着。我想向他打听一下项书记，

